



赶潮

赵渚敏 著

赶潮

赵渚敏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赶潮 / 赵渚敏著.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7.11

ISBN 978-7-5354-9993-6

I. ①赶… II. ①赵…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54151 号

责任编辑: 田敦国

责任校对: 陈 琪

封面设计: 笑笑生设计

责任印制: 邱 莉 胡丽平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00 毫米×1020 毫米 1/16 印张: 22.375 插页: 2 页

版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327 千字

定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八月初的南京城，一切好像都是静止的。

时间已是下午三点许，没有一丝风。太阳仍在毫不吝啬地挥洒着它的满腔热情，蓝蓝的天空上缀着白云，像儿童笔下的蜡笔画一样纯净无邪。

南京西站里，一列即将开往北京的绿皮客车车厢里已上满了旅客。这是八号车厢，是一节硬座车厢，列车还没开动，尽管车窗都开着，车厢里仍像蒸笼一样格外的闷热，汗味、脚丫子味夹杂着其他怪味随着热浪不断蒸腾着。只有哄不住孩子哭闹的母亲在不断地埋怨丈夫的没用，不能给他们母子安排好舒适的行程。不知他们的目的地有多远，要承受多久的罪。走道里三三两两地站着人，汗流浹背、目光无神地看着窗外，都保持着沉默，显然是刚上车。座位上的几位采购员模样的旅客安置好行李，找好座位，打开盛满盐水鸭、油炸花生米的饭盒，再往桌上放上几瓶啤酒，边淌着汗边打着纸扇，一脸幸福的神情，等待着列车启动，他们美好的旅程就要开始了。

时值公元一九八四年，改革开放的中国大陆正在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气象，南来北往的旅客似乎也格外的多起来。

面向行车前方的座位上安静地并排坐着三个二十岁开外学生模样的男子，穿着一色的的确良短袖白衬衫，似乎南京的热对他们而言已司空见惯了，也可能是他们清瘦的身材帮忙，不像大腹便便之人爱出汗。

这时列车终于启动了，列车广播开始播出娇滴滴的女声独唱《太湖美》。车窗能放下来的早就放了下来，感觉有风吹来，车厢里便开始热闹起来。

戴着近视黑框眼镜靠窗坐着的那位扭转脸，仍然十分平静地开口说道：“俺老孙终于毕业了。柳明你发什么呆呀？还没看够南京吗，想什么呢？”

中间坐着的柳明把视线从窗外收了回来，对发话的孙庆华挤挤眼，顿

了顿悠悠回道：“能想什么？南京哪有我们老家苏州好。待会让顾卫东给你讲讲南京长江大桥吧，也算我们没白学这四年路桥专业。”

坐在右侧的顾卫东有点没好气：“是啊！苏州是好，也留不住你们两位‘天之骄子’呀。江苏还是人才太多，要发配我们到北方去，我宁愿回苏北老家也不愿到北京去，天天吃面食我可受不了，学校食堂的馒头就把我的胃吃坏了！早知道这样我还不如上个大专，就地分配多好。搞半天还学个土木系的道路工程，不就是修马路的吗？我要是个女的就好了，‘马路天使’。”顿了顿，耸耸他的秀眉，本来就拉长的瘦削的脸显得更长了，接着又说，“这长江上建桥也太难了点吧！我们这辈子不知道捞不捞得着机会搞一座，像旧金山金门大桥这样跨度的也太牛了！”

“看来你们都是大学生了，不容易呀，这么年轻就毕业工作了。现在的大学生都很年轻嘛。”对面一位白发老者边侧身往对面靠窗位置落座边插话道，脖子上淌下的汗已洇湿了他白衬衣的前胸，长袖的扣子反倒是一丝不苟地扣着，神情半是落寞半是兴奋，“看你们的穿戴、气质，就知道你们的身份。你们是赶上时候了，恢复高考出来的大学生还很稀少呢！”

老者的后一句话让柳明觉得有点夸张，心想恢复高考已几年了，光以南京一地的高校规模也一年毕业近万大学生吧！北京高校这么多，各大单位怕是都不缺大学生的，何苦要我们这些江苏人再去凑热闹。顾卫东说的有些道理，上个全国统一分配的重点大学真是有点不划算。“好儿女志在四方”，“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口号是这么说的，但江苏籍的谁不想留江苏呢？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在父母家人身边工作不跃得更高，飞得更好吗！像孙庆华家里上有两个哥，下有一个弟，学的是机械工程，分配到北京兴国机器厂，去北京当然胜过去支边“新(疆)西(藏)兰(州)”，怎么着也是去首都，是去大城市。顾卫东学业优秀，分去交管部第一规划研究院也是门当户对了，我去国家经参委，虽然看得出是大单位，到底是干什么的呢？专业对口吗？一连串的疑问在柳明脑子里盘旋，先去了再说吧，不合适就三十六计走为上。想到这，柳明抬起头向慈颜善目的老者问道：“老师傅搞哪行的？”

老者见有人搭腔，神情有点激动：“我是从上海去安徽工作的，三线工厂的老工人啦。退休了！现在去蚌埠一家乡镇企业，他们聘我做点技术指导工作，时髦话叫发挥余热。我的儿子上山下乡回了上海，没机会上大学，在街道厂干着呢，找个对象都难。你们多好啊，前程似锦！”

老师傅的话让三位年轻人听着有点受用，连一向话多的顾卫东也闭了嘴，不知他是开始想家还是在想他在长江上建桥的宏伟蓝图。

沉默中,列车广播播音员提醒旅客,列车已行驶到南京长江大桥,马上就要离开“虎踞龙盘今胜昔”的古城南京了!

柳明禁不住又惆怅起来。上专业课时老师曾组织同学们到桥上参观过,自己也与同学结伴来过,带着父母和姐姐也来旅游过。公路桥是来了多次了,公路桥下的铁路桥却还是头一回!没想到这第一次就是坐着火车过长江去远方的北京。

看着亘古不息的长江水在桥下欢腾地向东流去,想着工作第一年不能回老家探亲的规定,全然没有一丝像孙庆华那样终于“出道”的高兴劲,心里生出一点一去不复返的感慨。想转个话题,他有点气馁地对两位同学说道:“找个人凑一桌‘拱猪’吧。”

“拱猪”是母校里流行的一种纸牌游戏,简单易学,可以捉对厮杀,或散打,也可以三打一,输的人在纸条上画个八戒贴额上,或者拿夹子夹头发、鼻子、耳朵,供众人取笑。

柳明并不喜欢像有些同学那样到处找机会跳交谊舞,因为他觉得喜欢跳舞的人其目的不是享受跳舞,而是享受跳舞的对象。所以当“拱猪”这种游戏一出现在校园,柳明就学会了并引进到班上,这大概可以给工科院校鲜有女同学的学子们消磨一点精神寂寞时的无聊,同时又符合校规,不赌钱,时间可长可短。

柳明一提议,孙庆华马上叫好。虽然他跟柳明和顾卫东是不同系的,但由于跟柳明是苏州同乡,经常来往,因此跟顾卫东也很熟悉,嚷道:“顾卫东,你负责找人,最好找个到北京的美女来,一路打通宵!”

“老孙真是好胃口,打牌还要找女伴,出了校门就自由了?动起女孩的脑筋,战略转移挺快的,瞄上哪个了?我帮你去请,不过,恐怕我是请不动的,倒要看看你怎么骗一个到北京。”顾卫东打趣道。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给你们找点机会嘛。”孙庆华有点厚颜地说道。

柳明知道三人中孙庆华年龄最大,他本来应该是七八届高中毕业,当时没考上大学,连续补习两年才考上江南工学院,与柳明成为不同专业的同学,应该还没有女朋友。心想难怪这小子中国足球输球他去鼓楼闹事,中国女排赢球他也去新街口闹事,跟南京“小流氓”似的精力有点过剩。

“都是荷尔蒙闹的!还是你去车厢里扫描吧,我没经验。”顾卫东揶揄道。

顾卫东的话让柳明想起进入高年级后不少同学在这方面都有了动静,一方面是如顾卫东说的荷尔蒙闹的,另一方面是传说有女朋友的可以照顾

分配回女朋友所在地。

顾卫东就是这么干的。四年级下学期时柳明曾看见同一个年轻女子来找过他几次。据此看来,他该是属于有经验的一类了,只可惜他空有这么多的荷尔蒙,分配没遂了他的愿。不知道传说中有利于毕业分配的事情是以何为依据的。

柳明自己不是晚熟,实在是工科学校女生比大熊猫还珍贵,僧多粥少,校园里流行的“借书还书”的把戏是一次也没有机会实践。而中学毕业时还只有十六岁,懵懵懂懂忙着应考,完全没有这时的远虑和谋略,到现在发现中学的女同学们又不知去了哪里,父母厂里有热心的同事来介绍对象,也被他以不认识、自己年龄还小推得个干净。其实是因为他过了少年维特式烦恼的年龄,脑海里对女朋友的影像开始清晰起来,林黛玉病恹恹式的美肯定不是他的所求,王熙凤式也入不了他的眼。由于最近痴迷于新体诗,受戴望舒《雨巷》的影响,有时他期待着一位有丁香一般芬芳的姑娘的出现,有时又想像丁香一样的也过于结着愁怨,不甚健康,最好是小家碧玉。因为柳明觉得自己什么都会一点,但又什么都不突出,一不小心才进了江南工学院这样的高水平大学,小家碧玉倒是居家过日子的最佳选择。

柳明情愿多泡学校图书馆看点闲书,多参加一些周末晚上阶梯教室里杂七杂八的讲座,星期天背个相机到南京郊区转转。天凉时星期天就去大行宫雾气缭绕的大浴池,请个搓澡工人舒舒服服搓个背,裹着浴巾跟同学打牌,回校路上看看省美术馆门前的报廊。有一次偶然看见一段讽刺长江环保问题的文字:黄河呼叫长江。长江!长江!我是黄河!我是黄河!长江呼叫黄河,黄河!黄河!我也是黄河,我也是黄河!甚觉精彩。所以柳明经常去那里逗留,每每都能看到一些妙趣横生的漫画和文章。

那老者见青年人说笑,自觉插不上嘴,便起身端着水杯去位于车厢连接处的茶炉倒开水。顾卫东趁机起身占了老者的座位,嘴里念叨着:“这位置好打牌,晚上还好趴着睡觉,老爷子坐着有点浪费,等他回来跟他换。”惹得跟老者同排座的两位壮汉都善意地笑了。

他们俩是从南京转道去北方的。一个穿着背心,另一个一上车就光着膀子,下身都是肥短裤。

柳明已隐约从他们间难懂的对话中听到了,便笑道:“二位玩牌吗?”

“俺们不识字,不会你们说的啥东西。”其中一位笑着努力清楚地回答,一股大蒜味夹杂着酒气扑鼻而来。

柳明无法抵挡这股气味的袭击,心里怨自己不识人,白白浪费了自己

的笑脸,还是社会经验少了。想要避开怪味,他便趁势转头对孙庆华说:“看来抓壮丁这种事非你莫属了,抬抬你尊贵的屁股,发挥一下你的长处吧。”

孙庆华急于想要玩牌,听言即站起身,伸手摸摸自己剪成刺猬似的短发,一甩头做出一副雄赳赳气昂昂的动作,斩钉截铁道:“瞧俺老孙的!去去就来!”他亮完相快速拿起自己的茶杯,也向茶炉方向去了,引得周围人笑声一片。

“这小子自己去添水也不说帮我捎一杯。你们苏南人就是小家子气!”只有顾卫东板着脸有点借题发挥,说完端起柳明和他自己的搪瓷水杯也去倒水。

班上同学除少部分来自省外各地,其余苏南苏北各占一半,四年相处都挺融洽,但毕业分配时江苏籍的除了去北京天津各大单位的,极少数去了西藏青海,省外来的基本都回了原籍,苏北的同学没一个能去苏南单位的。

顾卫东还在生分配的闷气,连带着攻击起苏南人了,像个喋喋不休的怨妇。

柳明在苏州出生并长大,对“苏南”“苏北”之说颇有了解。

正宗苏州人对操苏北腔的外地人总有三分看轻。儿女结婚找对象时,当父母的先要问对方是不是正儿八经的苏州人,再看他或她是干什么的。这大体上都是因为苏北穷吧,加上苏南人眼里的苏北人在生活上确有不少坏习惯,好像在上海就有“上只角下只角”之分,而且上海人扩大化地将不会上海话的人都叫“乡倻人”,似乎还要踩上一只脚般的仇视,连苏州人也不例外。

柳明就非常讨厌被上海人称作乡下人。到上了大学跟苏北来的同学住一个寝室,朝夕相处后才发现苏北同学普遍学习比较用功,农村来的尤其刻苦,也没啥业余爱好,没课的时候总是背着书包去教室自修,几乎没有星期天。顾卫东跟柳明同一寝室住了四年,柳明觉得顾卫东就是一个典型。这次毕业离校没几天就去北京报到就是顾卫东提议的,用他的话说既然决定了就早点上班给单位留个好印象。

一会儿工夫顾卫东端着两杯水回来坐下。柳明对苏北人的被瞧不起本来有的一丝同情,现在被顾卫东刚才不近情理的话全搅了,不禁有点鄙夷,开始怀疑这小子的说话方式到了单位能不能处好同事关系。见他回来,终于有了数落他的机会:“苏北人大方?这车票还是我们提前来买的,要不然我们乐得在苏州家里多待两天。一杯水都值得你这么夸张!”

说话间,列车早过了长江大桥,离南京越来越远了。

上海老师傅终于端着水杯悄悄走了回来,看见顾卫东占了他的座位,很宽厚地在柳明右侧的座位上坐下,对顾卫东这个苏北人的无礼占座行为丝毫没有追究的意思。以致柳明推测他可能像鲁迅先生说的“假洋鬼子”一样,实际上也根本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上海人,要么是他还不知道占他座的人是个“苏北佬”?

柳明想借机敲打一下顾卫东,便抢先对“假上海人”说道:“老师傅,我这个同学是从盐城来的,马上要到北京做北京人了,得意着呢!”

“嘿,这是好事情,苏北人能干,出人才!到北京的都是干大事的,周总理也是从苏北去的北京。”“假上海人”不懂柳明的话意,自顾自说道。

顾卫东终于有机会解释:“老师傅,我坐您的位置好打牌,别见怪。这一路也没的事搞,光听着这咣当咣当的声音我就要迷糊了,坐到北京我也就赶上你的岁数了,还干什么大事哦。”

“北京是首都,都是大单位。当年我要能去北京,说不定还不会被打成‘右派’——”“假上海人”说到这里突然打住。

柳明闻言不禁吃了一惊,父亲厂里就有一“右派”,在厂里打扫卫生,自己经常在夏夜的繁星下私下听他讲《红楼梦》的故事!后来也平反了,补领了不少工资。还有,大三的时候上结构力学的李老师也是“右派”,课讲得极好,没半句废话。没想到路上又遇到一位。苏南苏北的话题早忘了,柳明忍不住想探究一下他的来路,一时又不知该怎么称呼,只好直截了当地问:“那您一定是哪个大学毕业的?有专业的,您现在到底是做什么工作呢?”

“过去的事了不提了。现在政策好,我可以干自己想干的事,到处转转。羡慕你们年轻呀。”老者依然平静,慢慢说道。

“老先生原来是过来人,您现在还搞技术吗?”顾卫东有点哪壶不开提哪壶。

老先生不紧不慢地答道:“我原来学电子工程的,现在从事锅炉设计工作。被打倒后一直伺候锅炉,就自然而然改了行。”

柳明看出来老先生不愿意多提过去,只好打岔道:“搞技术工作就是好,什么时候都靠本事吃饭。现在确实政策好,知识分子也是工人阶级。看来我们学工科是对了,累是累点,整天撅着屁股画啊画、算啊算的,但将来饭总还是有得吃,马路总要修吧。”本来他还想问老先生怎么成了“右派”分子,想了想把话咽了回去。

“‘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这是鲁迅先生说的,可见路不是修出来的而是走出来的。”顾卫东有点不着边际地胡搅蛮缠道。

在校时几乎天天晚上熄灯后就开宿舍神仙会,顾卫东就喜欢大发议论。从女人都是头发长见识短,根据老师的长相起外号,到美国总统是驴党多还是象党多,再到农民吃饭爱咂巴嘴。还有他家来亲戚,吃饭时饭粒掉桌缝里,筷子夹不着,不好意思用手指抠,只好想办法用手掌猛拍桌子,说在拍苍蝇,其实是等米粒跳出来再捡了吃。诸如此类。

而柳明几乎每晚都是顾卫东的对立面,带头对顾卫东的谬论进行驳斥。有一次顾卫东说流氓犯是因为女的长得太漂亮了。柳明和所有同学一齐驳斥他。顾卫东说说这话的人不会犯流氓罪,不说的人才有可能犯。柳明说内因是决定因素,外因是次要的,跟说不说没有关系,关键是干不干。双方辩论到隔壁宿舍来提意见方才罢休。

这时听闻顾卫东的奇谈怪论,柳明急忙朝他瞪瞪眼,正色道:“别胡说八道了!这儿不是学校宿舍。”

“你是要小心点,你去单位肯定不是搞技术。再说时代不同了,我就是个画图的,只要造桥不塌就没事,安全系数搞大点,没的事。”顾卫东好像对自己的职业生涯很有信心,南京腔调又出来了。

顾卫东给柳明的毕业纪念册上的留言就是“国计关乎民生”。柳明知道他个性有时比较张扬,本来想给他美言几句,比如“静如处子,动如脱兔”,最后斟酌半天给他留了句“一切尽在不言中”,让他自己去琢磨意思。现在看来他没有理解,不但话多,还尽放大炮,性格恐怕早就定型了。

现在柳明心里被顾卫东的话说得七上八下的,更加怀疑起自己的北京之行是否正确,便不想再作声。

“干工作就要什么都拿得起放得下,大学里学习的是方法,只是入门,将来学的才是本事。活到老学到老!北京的大单位有大单位的好处,人才多,竞争也激烈,同时锻炼机会也多,容易提高水平。你们年轻人就应该多闯。”老先生终究不是别人肚里的蛔虫,不知道年轻人肚子里的道道,仍然和颜悦色地娓娓道来。

柳明心里正觉得不是滋味,听了老先生的话愈加翻江倒海起来,抬杠地接口道:“小单位可能更好吧!都说过去的工农兵大学生实力不行,尤其是基层单位,大学生很少,我们有师兄去新单位都当头了,机会才多呢!”

“是啊,我要回老家说不定过两年就是什么长了,老婆孩子热炕头。小地方过日子舒服,亲戚朋友都在一块,办起事来也方便,苏北是穷点,但搞

专业的人少啊！大学生去了才吃香。去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就是面子上好看，离老家远，终究不是个事！将来还不知道这社会会怎么样呢，变数太多。搞不出名堂也就是过过小日子，跟小地方有什么区别呢？没什么区别！”顾卫东慷慨激昂地发表他的意见，像是还在进行他的毕业设计答辩。

其实顾卫东滔滔不绝的话说到了柳明心里。柳明本来就自认为有点冬妮娅式的小资情调，也没有在专业上干一番成就的雄心壮志。虽然不是进了大学考试成绩“六十分万岁”的那种人，但也不像顾卫东那样的孜孜不倦。柳明总觉得干道路工程这一行太辛苦，毕业后进设计院的尚好，进施工单位的那就比较惨了，工地在哪就得在哪住工棚。去扬州解放大桥实习时已看到工地上技术员的生活，天天出差这种煎熬可不是正常人过的生活！还不如高中毕业就在苏州找个单位就业来得稳定。现在到了这一步能进北京的大单位也算是好的去向了，所以大学毕业以来柳明有时想想就庆幸自己不用去支边和施工单位，有时又想能回苏州工作多好，心里总是像老式座钟的钟摆一样忽左忽右地自己跟自己斗争着。

“美国佬就是好，电影演员可以当总统，个人奋斗发挥到了极点了！美国的高速公路都成网了。我看过一个报道，美国人住汽车里，开车到处旅游，自由自在。什么时候我们也能有汽车自己开就好了！”顾卫东又心驰神往地憧憬起他的汽车梦。

“‘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你就多想想什么时候你开车走在自己设计的公路上，那是什么滋味。如果你也去美国留学当美国人，美国汽车倒是有的，高速公路也是现成的，只是你恐怕没机会自己设计了，人家都搞完了。”柳明想起教路线工程课的刘老师从美国当访问学者回来，就讲到美国的高速公路路侧防护栏是连续的、钢制的，而我们的公路技术规范只规定在山区公路外侧设置间断的不连续的、混凝土的墩子。根本的区别一个是弹性材料，可以将汽车挡回道路上，一个是非弹性材料，只能使汽车和墩子一起坠下山坡。其原因就是中国钢产量很低，公路是绝对用不起的。柳明很赞同顾卫东想有车开的天方夜谭式梦想，又想不出话来挑他的刺，只好安慰起顾卫东来。

“美国佬科技太发达，电算这玩意太神奇。旧金山海湾大桥都搞了半个多世纪了！现在个人电脑又出来了，看来我们也不用再拉计算尺了。我顾卫东还好选修了电算课，将来可以省很多事了。改革开放还是很及时的，公路改造项目多的是，到时怕是来不及干活。”顾卫东继续说道。他的话是有根据的，不少同学的毕业设计图纸已拿到工地上投入使用了。

“我毕业设计时去无锡搞调查,双曲拱桥不是他们那里发明的吗!听说他们‘文革’时还试验用竹子代替钢筋,简直是胡搞!我们跟美国佬的差距实在是拉得太大了。”顾卫东说完又转向老先生道,“不知道你们那时候是怎么过来的?”

“你就不要瞎问了,过去的事哪里说得清楚?”柳明打岔道。

他察觉老先生的沉默肯定是不愿触及以往,有岁数有经历的人了,大概也不愿意在萍水相逢的晚辈跟前袒露自己的真实思想,这或许就是时下都在议论的“代沟”问题吧。

柳明以他有限的社会阅历做着这样的揣测。

不料老先生开腔道:“我们那时候学的都是苏联的东西,制度是这样,技术也是这样。你们学道路工程的,应该知道长江上第一座桥是武汉长江大桥,它就是苏联专家援建的。桥梁技术我不懂。再说南京长江大桥,虽然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建设的,但本质上看不出有多大的区别,技术上没有什么进步,还是苏联的思路。”老先生端起水杯试了试水温又放下,接着说,“那时候讲的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土豆加牛肉’,共产主义就实现了,现在才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几十年了长江上还是只有武汉、南京两座桥,电话还只有公用的,只有人口多了,住房不要说楼上楼下了,返城的知识青年只能占道搭油毡房住。上海如此,南京据我观察也差不多,哪都差不多。”

“老先生,您的话真是让我胜读十年书了。不过我们是学公路的,长江上的桥都是铁路桥,荷载标准不一样,所以跨度做不大,要是公路桥就不一样了。美国旧金山大桥早已做到1300米的跨度,就是中间没有桥墩的那种。我看过一本书,叫《我们登上了月球》,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讲:我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那么美国人都上了月球了,依您看我们中国人该怎么办呢?”柳明一向以为自己闲书看得不少,对社会现状是有所了解的,这时却也有点惊讶于老先生的见识。

老家和学校周边马路边上棚子的确不少见,学校西围墙外的进香河路上有个棚户门口就有一副字:蜗居一隅心怀天下,建设四化我岂匹夫。横批是:欢迎光临。当时还跟同学们调侃说这家主人没准是个大文豪呢!再说自己父亲在苏州园林机械厂当副厂长,姐姐结婚搬出去后,自己放假回家就从客厅搬到了单独的房间住。从来没把棚户与什么社会矛盾问题扯上过,原来校门外的世界真是高深莫测,索性刨根问底地请教起来。

“噢,桥我不懂的,但我知道美国的阿波罗计划,实现登月是一九七二年的事了,应该是阿波罗17号飞船。中国的嫦娥早就在月亮上了,不过那

是浪漫主义,现在就要看你们这一代人了。现在上面要讲专家治国了,人才是第一位的!我们这些人知识结构就这样了,过时了,能看到今天的形势已经不错了,‘超英赶美’就要靠你们了。”老先生忍不住叹口气又把话打住了。

顾卫东插不上话,憋屈了半天,马上接上:“乖乖!这么说我们去北京会不会也住大棚噢,真是亏大发了!”柳明和老先生看他着急的样子,都禁不住笑了起来。

柳明逗他:“真是‘金玉良缘将我骗’呢。不过那是北京,老舍先生早盖好了四合院等你搬全家去《四世同堂》呢。没准天上真掉下个林妹妹呢,你可是‘天之骄子’啊。”

“真要这样我还不如考个研究生,争取留校当老师的好,工资不是一样的吗!南京也不错,毕竟是省会,离老家也近得多。”顾卫东不理睬柳明的调侃,继续唠叨着。

顾卫东和柳明曾一起给老师搬过家,印象里好像重点大学老师的住房条件还可以。

而且,柳明知道顾卫东家在农村,家里有父母和一弟一妹,弟弟连中专也没考上,已经务农了,妹妹还在上中学,经济比较困难,他是靠大学助学金过来的,对“钱”途更敏感,这或许也是他决定不考研早日参加工作的原因。

“过去看看再说吧,没准北京还可以呢,毕竟是首都嘛。”柳明说完才发现连自己都不知道想说什么,只能漫无目的地开导起来。

“但愿如此。”顾卫东仍在与老先生说着什么,柳明已听不进去了,扭头看起窗外的景色。

列车停停走走,这会早已离开江苏进入安徽境内。

柳明过去在南京郊区没少去转悠,其他地方往东最远去过上海,往西最远到过安徽最东部的马鞍山,最南到过杭州,别的地方还没涉足过。眼见窗外皖北广阔的平原上稀稀落落的村庄镶嵌在一望无际的绿色庄稼地里,低矮破旧的房子、原始的旷野,一切都与自己人口稠密的家乡如此不同,不知道遥远的北方会是怎样的一番光景。老家的馄饨、阳春面恐怕是吃不到的了,北京只有馒头加土豆和大白菜的生活自己真的能适应吗?柳明不禁怀念起南京上学时宿舍楼前小吃部的榨菜肉丝面来……

胡思乱想了半天,柳明起身从自己头顶上方的行李架上取下旅行包,

放在孙庆华空出的座位上,拉开拉链取出了从苏州家里带出来的一筒枣泥麻饼,边往桌上放边环顾老先生和顾卫东说道:“要吃自己拿。”说完自己打开盖取了一块咬了一口。

老先生开着玩笑道:“吃你的饼要粮票的吧?”

顾卫东不说话,伸手就去取却又取不出,原来第一块饼取走后下面的饼便在筒沿下方了,手指伸不进去,只好将饼筒横过来倒,一下倒出来两三块,顺手给老先生递了一块,说道:“打土豪,分田地了。”又抓起两块要给那两位大汉。

柳明老大不愿意,看他们俩的腰围就知道整盒饼都给他们也不够塞牙缝,着急地说:“这可是我到明天的口粮哦。”那两人知趣地推辞,一开腔怪味又随风飘过来。

“明天吃我的,到北京我请你们客!吃北京烤鸭。”顾卫东说完狡黠地一笑,伸出去一半的手缩回来,自己吃起来。

柳明知道这小子生活是很简朴的,平常吃的都是食堂里最便宜的大锅菜。同宿舍四年,只记得他有一回从老家带了肉联厂的香肠,还是不合格的内部处理产品,请吃烤鸭纯粹是他放的又一个“卫星”,不假思索地说道:“你一抬屁股我就知道你要放什么屁!包里有什么尽管拿出来!”

顾卫东道:“我包里吃的只有一瓶扬州酱菜。”

老先生啃着麻饼,抬头说道:“我有安徽买的卤干花生米。”说完蹲下身伸出右手去顾卫东腿下掏他的包。列车突然晃动得厉害,老先生左手拿着饼,不肯丢掉饼去扶桌子,只有右手空着,胡乱抓了一下大汉的光腿,就势向过道跌了过去。柳明连忙起身去扶,连声说道:“没事吧,没事吧。”

老先生在柳明和大汉的搀扶下回到座位,惊魂未定地喘着气,左手仍然举着饼,自嘲地笑着说:“孔子的学生子路知道吧,与人厮杀,刀架脖子上了,还要正冠再战,结果被杀。我还好,饼没掉,人也完好无损。幸事!幸事!”

柳明大笑道:“果真是士可杀不可辱!您可是国家的宝贝,文官不贪财,武将不怕死,国家有希望了!”

顾卫东也笑着说:“别一套一套的了,老先生就是贪了块饼。”说得大汉在一旁傻笑,那怪味又隐约随风飘来。

柳明劝老先生去洗手,老先生依言起身取下挂在行李架上的毛巾,去了车厢前端。坐最外侧的光膀子大汉趁机将脚脱了凉鞋,搁上了老先生的座位。

柳明忍了一路的怪味,这下终于爆发了:“你的脚很美还是怎么的,搁

到我这儿展览？”那大汉看看柳明，叽里咕噜说了一通，很不情愿地将脚缩回他的凉鞋。柳明一脸正色，懒得再去看他。

顾卫东对柳明笑着说：“对农民你就没经验了吧？对农民要说服教育，不能动不动就猛烈地批评、打击，地可是农民种的，要不然你们这些城里人吃什么？”

“你还真一套一套的了，你没看见椅子是用来坐的吗？”柳明没好气地回敬道，“你好歹也是个知识分子了，别以为你还在农村，说话没有原则！你知道吗？严重了讲叫作丧失立场！”柳明知道顾卫东爱狡辩，故意顺着他的话跟他接着绕。

“跟农民讲话要先称‘师傅’，然后再讲您辛苦了，然后再说你要达到的目的。比如刚才吧，你可以说‘您能不能把脚放下去’，最后别忘了告诉他‘经过我的研究，您的脚的确不美，请勿展览’，诸如此类的理由吧！有电算程序的，肯定管用。”顾卫东一顿胡吹，反把柳明绕了进去，倒把两个大汉逗乐了。

“农民掌握了知识是挺厉害的，就像你一样。”柳明的气已顺了不少，但还要反击一下。

“我就是农民进城。我们刚入学时的院长不就是新四军老干部吗？我们苏北人！我这个苏北人即使当不了领导，也要争取当技术权威。”顾卫东又开始扯东扯西。

“打住吧！新四军都是江南游击队组成的。到苏南当领导的都是解放军还差不多！不知道不要乱说，偷换概念！”柳明反驳道。

“新四军不就是解放军吗！百万雄师过大江，苏北先解放，江南后解放。我说的没错呀！”顾卫东还在辩解。

两人还在练嘴皮子，这时柳明看见孙庆华远远地端着水杯，肩上多了个包，穿过车厢连接处站着吸烟的人群正往回走，边走边扭头跟人说话。

等后面的人跟着穿过人群，柳明看见是一位穿着时髦淡蓝色连衣裙的年轻女郎。

还没到跟前，孙庆华就冲柳明嚷开了：“喂，怎么样！牌友来了不是。”

柳明朝顾卫东挤挤眼：“你有事做了，省得你狡辩，真来了一位，你可别掉链子！”

“来一位什么？这么神秘。”顾卫东边起身边扭头，等他看见孙庆华身后的女郎，又有点吃惊地说道，“乖乖，老孙可真有水平，真领了个来。”

说话间,孙庆华他们已到了面前,柳明起身让座,同时细细打量孙庆华带来的女孩。见她齐眉的刘海加上短发及耳,发梢自然弯曲遮住两腮的部分,显得脸有些圆,谈不上多漂亮但五官端正,个头快赶上自己了,估计也就二十来岁的样子,只是身体好像发育得早,前凸的胸部昭告着她的青春活力,让柳明想起“燕瘦环肥”这句话。

见柳明盯着她看,对方倒十分大方,站定身子自我介绍道:“我叫舒燕华,北师院中文系,大三,北京人。”

“他叫孙庆华。”柳明见女孩长相举止不像是难说话的主,故意先开个玩笑算是打招呼,女孩不答言,只微微一笑。

柳明接着又朝顾卫东一点头道:“他叫顾卫东,我叫柳明,我们三个是同学。请里面坐吧,老孙就坐外面了。”

孙庆华急忙道:“别过河拆桥好不好?舒小姐坐里边,我坐中间,你就靠边了。”一看座位刚发现老先生不在,又嘀咕道,“哎,老师傅呢?还没到蚌埠吧?”

“我在这儿呢,我快到了,站会吧,不过——”老先生已站到了柳明身后,对光膀子大汉接着说道,“小姑娘来了,你还是穿上衣服好点,讲文明嘛。”

光膀子无奈地抓起放在身后座位上的衣服,很不情愿地起身,腆着个大肚子向老先生来的方向走了出去。

柳明巴不得他走,最好两个都走开,连忙对老先生道:“那您还坐这,我坐会他的位置。”

“你们不好打牌呀,你跟这位师傅换换不就行了。”老先生热情地指派着,真是热心人,帮人帮到底。

柳明觉得老先生简直就像希腊神话中给人间以光明的普罗米修斯一样伟大和崇高。

另一位大汉倒也不错,给老先生一个面子,痛快地跟柳明换了位置。众人这才落了座。

顾卫东一直冷眼观察着,这时对坐他对面的舒燕华没话找话地说道:“你们中文系好啊!成天看小说。师范学校嘛,吃的是学校的,看的是图书馆的,全是国家的,干的是自己感兴趣的,将来领的工资是自己的,多好啊。”

“也不是啊!看电影还有任务呢,不都自己买票吗?放假了不就得吃自己的吗?出门不就得花自己的吗?我刚从上海一路到南京,全花的自己的,住旅馆、买衣服、逛公园,不都是花自己的吗。”舒燕华被顾卫东有点油腔滑

调的话语逗乐了，也学着他的腔调笑着回答。

“北京人经济条件就是好，大学生就出来晃悠。”柳明也感慨道。他被舒燕华的一口京腔吸引，觉得很悦耳，人也觉得比第一眼好看了。

“也不是的，我家可是世代贫农，祖籍河北，到我父母辈才到的北京，进了工厂的。我是星期天兼职当导游攒的钱，我并不喜欢将来当老师，我对考古更感兴趣。”

“学考古啊！我看过西北哪个大学的学报，有篇论文讲甘肃一个什么地方发现几个村的人长相都像欧洲人，经过血液比对是意大利人的血统。文章最后的结论是古罗马的十字军远征打到过甘肃，所以这些人都是古罗马人的后裔。光凭这个血液得出这么个结论，没有其他佐证，靠得住吗？”

“是吗？我不知道，没看到过这文章，这可能是历史学的问题了。考古是讲究物证的，光凭几个面孔像还真的悬。万一到过西方传教士什么的，像那个马可·波罗不也来过吗！留下几个后代也不是没可能的。哈哈。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倒是打到过欧洲，这是有文字记载的，会不会是他带回来俘虏的后代？”

“你不知道，我就更不懂了。你看美国那么多白人、黑人，不都是欧洲、非洲去的吗！不过美国是移民国家，国家历史很短。这一路怎么样？”

“嗨！南方太热了！我在上海只待半天，上海的衣服好，买了件衣服就离开了。上海人还特别排外，讲普通话的就爱理不理的。苏州还行，看了拙政园，还去了寒山寺和枫桥。原想体会一下张继《枫桥夜泊》的意境，结果天还没黑，蚊子可多了，又怕赶不上回旅馆的公交车，只好回城里。不过苏州总体上不错，城市小，文化氛围特好的感觉！游客挺多，看云卷云舒，赏花开花落！当地人生活优哉游哉的。南京更热！就去了不花钱的中山陵。这不就打道回府了，待不住。本来要去浙江余姚看河姆渡遗存的，到了上海发现交通不方便，不去了，回去挣钱要紧。”

“到底是中文系的，看问题就是挺深刻的！可惜你到苏州时我们还不认识你，要不我们带你游遍苏州，苏州值得看的地方可太多了，沧浪亭、网师园，还有盘门、胥门。苏州不仅有小桥流水，建城还是在春秋时期，历史比上海早不知多少年了。唐诗还有一首写苏州：‘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巷小桥多。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遥知未明月，乡思在渔歌。’对了，孙庆华他家就离寒山寺不远，苏州的原住民。”

“是啊，我已听他说了——”

“僚蜚搞哉，佢请人来是打牌咯。”孙庆华听柳明跟舒燕华聊得起劲，有